

淮 剧

相 罵 子 化

徐长山等口述 陶森 馬仲怡等整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目 次

前記.....	1
化子罵相..... 徐长山口述 陶森 馬仲怡整理	3
五台出家..... 何益山口述 馬仲怡 赵宏整理	21

前 記

這本書包括兩個小型淮劇本“化子罵相”和“五台出家”。

“化子罵相”是來自徽班的淮劇傳統劇目。過去已有多年不演，1953年整舊時，由老藝人徐長山口述整理，整理時參考了川劇、湘劇同名抄本，并蒙老藝人徐長山、顧洪奎等熱忱指教。

這個戲是通過一個憤世嫉俗的化子，去到相府領糧，見到勢利的丞相不認窮親呂蒙正，憤而嘲罵丞相的故事。它充分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，鞭撻了一個刮盡民脂民膏、滿載而歸的告老丞相的偽善面貌和卑鄙可耻的勢利眼光。并批判了失意文人的患得患失心理，強烈的歌頌了化子的敢作敢為，表達了廣大人民的願望。

原本中化子是一個甘為乞討的人，這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，因為在舊社會中凡淪為乞討的人，都是被生活所迫，從沒有人甘心樂意做化子的。我們整理時將這點予以改正，同時豐富加強了呂

蒙正的戲，这样更加襯托出丞相的偽善嘴臉，使主題思想更為明朗。

“五台出家”是淮劇傳統劇目全部楊家將中的一折。淮劇老藝人何益山最擅演這出戲。過去原本演出時，就很感動人。現在這個整理本是根據何益山演出本整理的，曾參加過華東戲曲會演。

“五台出家”是北宋時代楊家將的故事。楊家將赴雙龍會被困，五郎、六郎、七郎弟兄三人盡力殺退遼兵，回至五台山時，楊五郎因憤恨宋王昏庸，寵信奸佞潘仁美，屢害楊家，弄得外患頻仍，不願再保無道昏王，遂拒絕了宋王封賞，憤而在五台山出家。整個劇本充分揭露了宋王的昏庸和烘托出楊家將的愛國熱忱。

整理本盡量保留了原來面目，刪除了某些迷信部分，如“小鳥口中吐人話，叫我五郎去出家”等台詞。同時還增加了七郎見兄出家，憤責宋王的一段戲，以期充分表達楊家將的愛國精神。

以上兩個劇本，都經過演出，受到群眾歡迎。現在的整理本雖然作了多次修改，但一定還存在缺點，希望得到讀者指正。

化子罵相

〔淮 劇〕

徐長山口述 馬仲怡整理

人物：孫絳、家院、范丞相、呂蒙正。

孫 絳：（數板）我小化子，

人說我怪我不怪，

名利二字我不愛。

人情薄，世風壞，

趨炎附勢丑惡態，

相府門前挂招牌，

專售蟒袍和玉帶。

可笑小官把大官拜，

搖尾乞憐圖自在。

將相王侯都是做買賣，

冠冕堂皇把人害，

逼得窮人无可奈，

討飯糶子在肩頭拐，

吃多少剩飯和剩菜。

拖一塊，挂一塊，
一无穿，二无戴，
風吹雨打太陽晒，
夜晚稻草当被蓋，
睡在荒山古庙外，古庙外。
手拿竹竿腰挂瓢，
大街小巷任逍遙，
三茶四飯虽未飽，
不犯蕭何律一条。

在下孙絳兒，洛陽人氏，当初也薄有家財，
因我喜交朋友，不覺一貧如洗，落在乞討
之中。今有范相放糧，待我前去領一份
糧米，就此前往。

(唱) 世道崎嶇人心險，
不平的事兒万万千。
酒肉朋友朝朝見，
貧窮人至戚也不傍邊。
窮居鬧市无人見，
富在深山車馬喧。
兒子能把老子騙，
親骨肉不值半文錢。
你隱惡來他揚善，
衙門口有錢能買寬。

雪中送炭真少見，
都是錦上把花添。
人生在世難如愿，
心窩腔雖小真難填，
當朝宰相想登龍位，
做了皇帝想成仙。
談談說說不覺遠，
相府已在眼面前。
來此已是，門上哪位在？

〔家院上〕

家 院：相府深似海，閑人莫進來。你是什么人？
到此作甚？（見化子擡頭不理）

孫 絳：來者敢是老院哥，學生這里見禮了。（以棍击家院頭）

家 院：呔！見禮就見禮，你那打狗棍為什麼敲到我的頭上來了。

孫 絳：老院哥息怒。學生造次，一時忘形，誤將我的敝棒敲了你的貴頭，也不為無禮。

家 院：哦！你打了我還不為無禮，我問你到底來此何事？

孫 絳：有道無事不登三寶殿，煩你通報，就說洛陽城中孫絳兒化子老爺要見你家相爺。

家 院：大胆，放肆！你那一身骯髒臭氣，我聞了

就要發嘔，怎么能見我們相爺。站下些，再站下去些！

孫 絳：人不可貌相，海水焉能用斗量。老院，你與我通報，見了你家相爺得了好處，要重重報答于你。

家 院：你拿什麼來報答我？

孫 絳：我變上一只老虎，坐在你的身邊，替你當差。

家 院：這叫當什麼差？

孫 絳：一來你可傍虎作威，二來有人到此，來一個，我就吃一個。

家 院：為什麼不吃我呢？

孫 絳：有道是“虎毒不食兒”。

家 院：你敢罵我嗎？

孫 絳：不敢，這是小化子說的比喻。

家 院：你在此等候，我與你通報。（進門）有誰相爺。

范丞相：開倉來放賑，慷慨把名揚。何事稟報

家 院：化郎孫絳兒求見。

范丞相：孫絳兒求見？

家 院：正是。

范丞相：據聞這小子不俗，放浪形骸，高談闊論，能使人心曠神怡。鎮日悶坐無聊，正好

借此消遣。叫他前來。

院：是。（轉向外對孫）相爺叫你進去。

絳：來也！

（唱）听得相爺一声傳，
走進府堂用目觀：
金碧輝煌高牆院，
雕刻門樓紅木椽，
琉璃瓦照得眼花亂，
亞賽天子一金鑾。
那老兒一把交椅堂中坐，
青衣小帽把書觀。
我这里虽是人長衣袖短，
人窮豈可礼不端，
孫絳兒也曾讀过今古傳，
再与相爺把斯文盤。

一進門乎，丟下棍乎，攔下袋乎，擰擰衣
乎，相爺在上乎，化子在下乎，向前拜見
乎，这廂作揖乎，站在一旁乎，动又不动
乎，老相爺吩咐乎。

范相：哈哈！

孫絳：哈哈！

范相：唔！

孫絳：老相爺笑得，我化子就笑不得嗎？

范丞相：老夫未曾發放你，你為何自言自語自呼而自起？

孫 絳：化子前來見禮，相爺靜心觀書，你不叫我起來，今年跪到明年，也不能起來了。

范丞相：我且問你，來到相府作甚？

孫 絳：事情不多，只有兩件。

范丞相：這一？

孫 絳：以文會友。

范丞相：好大的口氣，焉敢與老夫做起朋友來了。

孫 絳：有道是“斯文同骨肉”，豈但朋友而已哉。

范丞相：不必再講下去了。我問你這二？

孫 絳：聽說丞相放賑，特來成全你的義舉。

范丞相：老夫放糧，你前來是求些周濟，怎麼反說我要蒙你來成全我的義舉？

孫 絳：丞相放賑，倘若化子不來領糧，人都說你所放的是不義之糧，人皆不吃；今日化子肯來捧場，這正是成全你的義舉。

范丞相：這兩句話雖是反面文章，却也有幾分道理。任你說得天花亂墜，老夫的糧已放完，今日你可落空了。

孫 絳：後來者居上，如高山到了最高的頂上，全靠那後來的一撮土。

范丞相：哈哈，好一個後來的一撮土，高談闊論，

对答如流，乞丐中不可多得。家院！

家院：有。

范丞相：赏他酒饭一餐，斗米百文。

家院：是。

孙絳：哈哈！

范丞相：为何发笑？

孙絳：小化子笑丞相无礼。

范丞相：啊！老夫有爱你之意，格外怜惜，怎么你反说老夫无礼？

孙絳：大丈夫不受人怜，不食嗟来之食。我化子宁可饥饿而死，也决不吃你这样的酒饭。

范丞相：如此说来，还是老夫失言。家院！

家院：有。

范丞相：请孙先生上席。

家院：是。请孙先生上席。

孙絳：却之不恭。带路！

家院：咳！随我来。（与孙絳同下）

〔吕蒙正上〕

吕蒙正：（唱）吕蒙正身穷落魄心悲嘆，
衣衫襤褸实难堪，
火烧眉毛把眼前顧，
满腹文章难当餐，

世人見我冷眼看，
狗子也咬我破藍衫。(院公暗上)
來至相府門前站，
老院公見我不耐煩。

老院公，煩你通報，就說我呂蒙正前來求
個周濟。

家院：候着。(轉身)稟相爺！

范丞相：何事？

家院：南窰呂相公要見相爺。

范丞相：呂蒙正又來了，不要睬他。

家院：是。

[孫絳背米袋、帶醉上]

孫絳：(唱)吃得化子渾身汗，
酒醉飯飽這一餐。
富人無葷不下飯，
窮人開口告人難。
走出廚房朝外看，(走近望呂蒙正)
是何人前來領糧怕羞慚。

我當是誰，原來是呂相公。

呂蒙正：孫絳哥，正是我。

孫絳：呂相公，我要怪你不是。

呂蒙正：怎樣怪我不是？

孫絳：有道是“討飯不可并幫行”，我來你就不

該來。

呂蒙正：孫絳哥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。

孫絳：听你之言，你與相爺有什麼糾葛不成？

呂蒙正：不敢，是一門寒親。

孫絳：如此說來，失敬了！

呂蒙正：豈敢。

孫絳：呂相公見了相爺，一定有……

呂蒙正：大大的周濟。

孫絳：噯！你只說到此借取筆墨之資，燈油之費，這“周濟”二字，乃是我化子所言，呂相公你怎麼能講呢！

呂蒙正：孫絳哥所言甚是。

孫絳：如此呂相公請進。（拉呂蒙正進相府）

呂蒙正：孫絳哥，你請。

孫絳：還是呂相公請。（將呂蒙正拉進門。背白）呂相公是個飽學之士，又與相爺沾親，我倒要進去看看這勢利的丞相是怎樣發放。

（跟呂蒙正進）

呂蒙正：姑父在上，侄男呂蒙正拜見。

〔范丞相側目而視，掉面置之不理〕

孫絳：耳朵傷風，沒有聽見。（見呂蒙正轉身）再掉過來。

呂蒙正：侄男呂蒙正拜見姑父大人。

〔范丞相又掉過面來不理，呂蒙正羞，見孫鋒在外怒目而視，呂蒙正亦怒〕

呂蒙正：嚶！想我呂蒙正進得相府，連施二禮，姑父你坐在上面，故意不睬，是何道理？

范丞相：我這相府以內，來往貴客甚多，你這樣衣衫襤褸，走來走去，成何體統。

呂蒙正：這……啊！姑父，我聞你退休，也曾送你榮歸詩一首，今天放糧，我特前來領一份糧米。

范丞相：老夫在朝，受了文武百官多少禮儀，你這小奴才一首窮詩，有什麼大不了！

呂蒙正：姑父，侄男倒想起一班古人來了。

范丞相：哪班古人？

呂蒙正：姑父啊！

（唱）說古人來道古人，
有一班古人也守貧。
太公垂釣于渭水，
嫂不為炊是蘇秦，
伍員乞食于吳市，
韓信遇漂母在淮陰。
這一班古人尚如此，
何況蒙正不受貧。

范丞相：你這奴才，怎比得前輩古人。看你可憐，

家院！

家院：有。

范丞相：賞他升米十文。

家院：是。呂相公，相爺賞你升米十文，隨我來領取。

呂蒙正：我……不要。

家院：相爺，呂相公不要。

范丞相：不要就罷。

呂蒙正：哦……我……（又想回頭）

孫絳：呂相公，老相爺賞你多少？

呂蒙正：啊呀呀！升米十文。

孫絳：你收了嗎？

呂蒙正：我不要。

孫絳：對！窮要窮得有志氣，待我進去與他評理。

〔呂蒙正阻孫絳〕

呂蒙正：哎呀！孫絳哥，動不得，不要為了我啊，再傷了你！

孫絳：你怕他，我不怕他。

呂蒙正：這是什麼話？

孫絳：你是一個秀才，今天得罪了他，怕他不容許你入場赴考；我得罪了他，難道他還能不准我要飯嗎？

呂蒙正：你要曉得他有权有勢啊！

孫 絳：他有权有勢，你要曉得无求品自高。

呂蒙正：倘若他不許你留在此地乞討呢？

孫 絳：呂相公，你不要畏首畏尾，有道是“东庄不借宿，西庄一千家；此地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”。我这里有只口袋，請你代……

呂蒙正：看住了。

孫 絳：不敢，不敢。相府內來來往往人多手雜，請呂相公眼睛瞄着点兒。

呂蒙正：这——倒也使得。

孫 絳：我吃了他的酒，還要發他的酒瘋。（轉身進見范丞相）謝过丞相的酒飯。

范丞相：化子你还未走！

孫 絳：难道我不曉得走嗎！縱然在你家养我一年，才長我一歲，你也不能养我的老，送我的終。

范丞相：該死的东西。

孫 絳：相爺說我該死，想我化子一不犯法，二不犯律，可以死，可以不死。丞相虽是位極人臣，怨声載道，虽生犹死。我化子敢見义勇为，虽死犹生。

范丞相：大胆！

孫 絳：化子胆大，丞相眼大。化子胆大，敢作敢

为，丞相眼大，近視无光。

范丞相：老夫窮則独善其身，达則兼善天下，何謂近視无光？

孙 絳：你說你不近視无光，眼前你家來了貴客，你可知道？

范丞相：哪一个？

孙 絳：呂蒙正相公。

范丞相：一介寒儒。

孙 絳：呂相公他來此作甚？

范丞相：求老夫周济于他。

孙 絳：老相爺，你賞他多少？

范丞相：升米十文。

孙 絳：相爺太小哉了。

范丞相：哪一个小哉？

孙 絳：就是老相爺你太小哉了。

范丞相：唔！

孙 絳：老相爺，不要生气，我還有話說。

范丞相：你講！

孙 絳：我看呂相公進得相府，站在一旁，言不乱講，步不乱行，眼觀鼻，鼻觀心，連施二礼。相爺你坐在上面，穩如泰山，昂然不动，相爺你是何道理？

范丞相：老夫在朝也不知受了滿朝文武多少參